



科幻世界

阿越

● 著

新



字



上

十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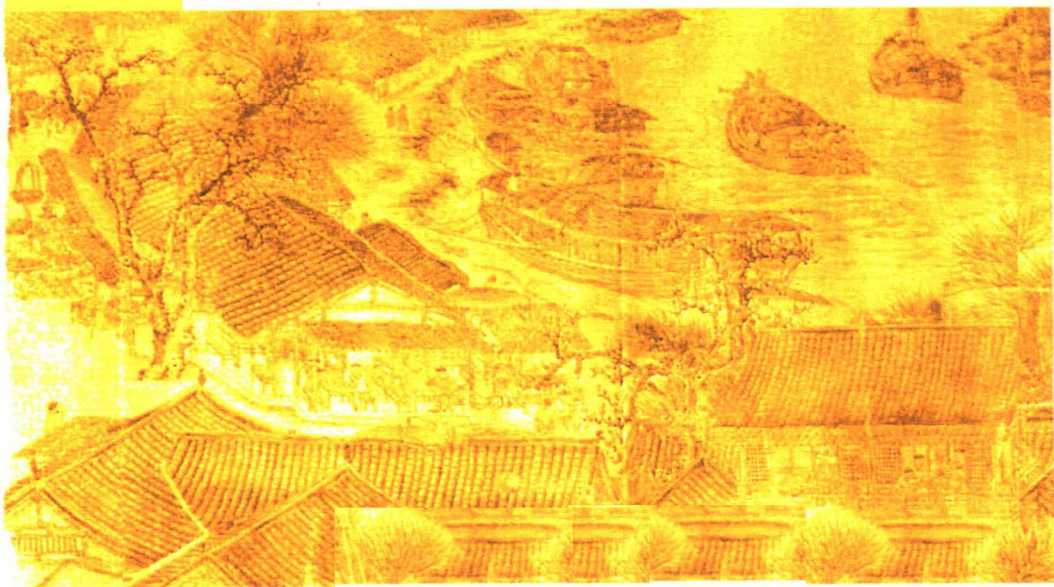
四川出版集團
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



中国科幻基石丛书 主编／姚海军



十字
①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新宋·十字 / 阿 越 著. — 成都: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05.11

ISBN 7-5364-5862-2

I. 新… II. 阿… III. 科学幻想小说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25904 号

新宋·十字

著 者	阿 越
主 编	姚海军
责任编辑	丁大镛
特邀编辑	刘维佳
封面设计	李益炯
版面设计	李益炯
责任出版	周红君
出 版	四川出版集团·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 3 号 邮政编码 610012
开 本	208mm × 146mm 1/32 印张 24.125 字数 550 千 插页 2
印 刷	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
版 次	2005 年 11 月成都第一版
印 次	2005 年 11 月成都第一次印刷
印 数	1—10000 册
套 价	46.00 元 (上、下册)

ISBN 7-5364-5862-2/I · 87

■ 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 ■

因为不可知的原因，历史系大学生石越意外回到了一千年前——北宋的熙宁二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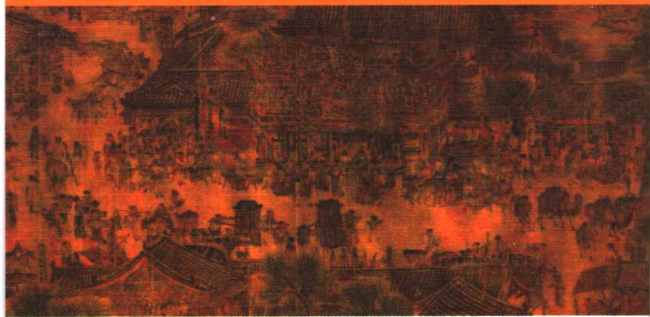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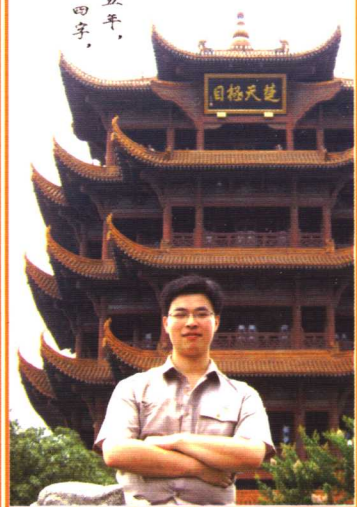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中华文明的盛世，但帝国那空前繁荣背后却潜伏着重重危机。百年宋政治与军事的积弊，异族铁骑侵略的威胁……政治家王安石正在主导着改变这个国家命运的变法，新、旧党争日趋激烈，司马光、王安石、苏轼等人，正为捍卫各自的理想而斗争，但这样的局面却因为石越的到来而发生微妙的改变。

千年时光累积的智慧经验最终与千年前的古老文明发生碰撞。石越决定让历史另走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。建大学、办报纸、炼钢铁、造火药……石越在这个时代播下了文化启蒙与工业革命的种子。

历史步入了十字路口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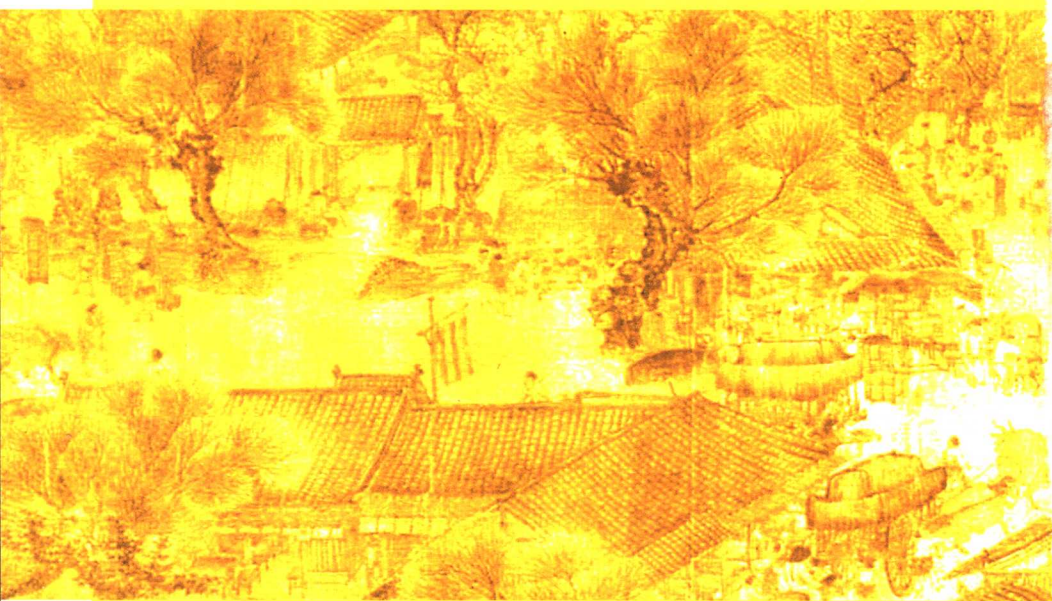


阿越，所谓八十年代人。自幼及长，可称「优生」；生平所好，无非历史、科幻、奇幻以及诗词兵法类，皆非经世之长，不过屠龙之技。然则走火入魔，已非一日，终于弄三科本行，改学历史。生于世间二十五平，一无所悟，惟得「我行我素」四字，或可供诸君解颐。



阿
越

●
著



四川出版集团
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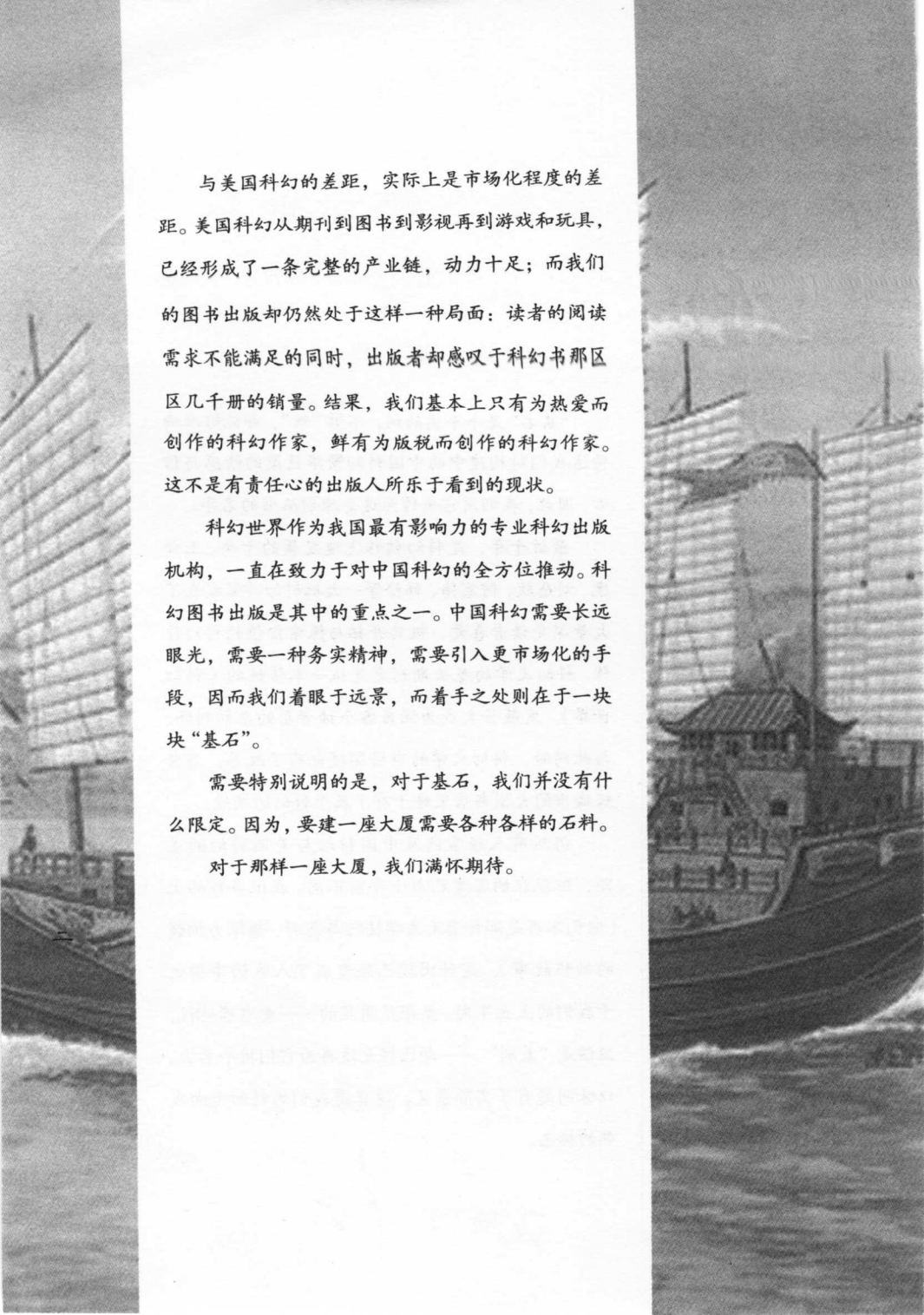
写在「基石」之前

姚海军

“基石”是个平实的词，不够“炫”，却能够准确传达我们对构建中的中国科幻繁华巨厦的情感与信心，因此，我们用它来作为这套原创丛书的名字。

最近十年，是科幻创作飞速发展的十年。王晋康、刘慈欣、何宏伟、韩松等一大批科幻作家发表了大量深受读者喜爱、极具开拓与探索价值的科幻佳作。科幻文学的龙头期刊更是从一本传统的《科幻世界》，发展壮大成为涵盖各个读者层的系列刊物。与此同时，科幻文学的市场环境也有了改善，省会级城市的大型书店里终于有了属于科幻的领地。

仍然有人经常问及中国科幻与美国科幻的差距，但现在的答案已与十年前不同。在很多作品上（它们不再是那种毫无文学技巧与色彩、想像力拘谨的幼稚故事），这种比较已经变成了人家的牛排之于我们的土豆牛肉。差距是明显的——更准确地说，应该是“差别”——却已经无法再为它们排个名次。口味问题有了实际意义，这正是我们的科幻走向成熟的标志。



与美国科幻的差距，实际上是市场化程度的差距。美国科幻从期刊到图书到影视再到游戏和玩具，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，动力十足；而我们的图书出版却仍然处于这样一种局面：读者的阅读需求不能满足的同时，出版者却感叹于科幻书那区区几千册的销量。结果，我们基本上只有为热爱而创作的科幻作家，鲜有为版税而创作的科幻作家。这不是有责任心的出版人所乐于看到的现状。

科幻世界作为我国最有影响力的专业科幻出版机构，一直在致力于对中国科幻的全方位推动。科幻图书出版是其中的重点之一。中国科幻需要长远眼光，需要一种务实精神，需要引入更市场化的手段，因而我们着眼于远景，而着手之处则在于一块块“基石”。

需要特别说明的是，对于基石，我们并没有什么限定。因为，要建一座大厦需要各种各样的石料。

对于那样一座大厦，我们满怀期待。

架空历史与现实世界

韩 松 (《瞭望东方周刊》执行总编)

历史

最近这些年来,普通中国人对架空历史小说不再陌生了。笔者曾经评点过的《天意》,便是这样的一种文字。而在《天意》之前,有更加著名的《寻秦记》,写二十世纪的一名中国特种兵回到秦代,改变那时候的历史。这样的叙事逻辑,与《新宋》是一致的。其实,要说到更早,还可以举出上世纪九十年代姜云生的《长平血》,同样写秦代,对著名的长平之战作出全新的解释。而实际上许多知名的中国幻想小说家,都有过这方面的尝试,比如刘慈欣的《西洋》,重构了郑和下西洋的历史,说三宝太监建立了“日不落中华帝国”。甚至就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,也有这方面的作品,比如有个叫徐青山的人,写中国人回到史前时代,与原始人一起就火吃鹿肉。

这一类小说,在西方又称作“颠覆历史小说”。其中,著名的有菲利普·迪克的《高城堡里的男人》。在这部作品中,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德、日法西斯的胜利告终,美国成了日本的殖民地,仅在萨克拉门托保留着傀儡政府。后来,有人通过研究中国古代的《易经》,发现在另一个世界里,日本人才是战败者,但这也无济于事了。总之,由于意识到另一个时空存在的可能,作家们对过去发生的一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有一部有名的电影叫《回到未来》,讲儿子回到出生之前,帮助父母相爱,从而才有了自己。我们还可以提到日本的《负数和零》,主人公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回到了三十年代,带去了后世的技术和发明,最后,他甚至与自己的女儿结婚了。在艺术上这是一部很好的小说,从叙事方式上,与西方不同,尤其是对三十年代日本京都等城市风情的描写,不知为什么,会使我想到《新宋》中十一世



纪的开封。

其实从更广义的角度来讲，架空历史并不仅仅意指过去。因为历史实在可以分成三个维度：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其中，对于“现在”这一部分的描写，由许多所谓的主流小说家承担了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不妨说，所有的小说都是幻想性质的。那么，未来这一部分，则是通常被称作“科幻小说作家”的人群在做它，比如，海因莱因笔下的未来美国史，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东西，是未来的美国版《新宋》。我比较喜欢的斯坦利·鲁滨逊的《蛮荒海岸》，也属于这类作品，作家想像了美国在一场氢弹战争中毁灭，日本成为战胜国的情形。日本兵乘坐巡逻艇，封锁了美国西海岸，禁止战败的美国人与外部世界交往。电、印刷术、降落伞、人类登月等对于美国人来说都是难以置信的奇迹。个别好奇的美国人，躲过日本人的盘查，偷偷溜出封锁圈，来到了外部世界，最远到了西伯利亚，探寻美国为什么亡国。这个人回来后，写成了《一个美国人环绕世界一周》的手抄本，写出了——一个封闭落后国家的公民面对世界先进发达文明时的震惊心情。当然，这是一本禁书。

总之，这就是《新宋》的一个大背景，架空历史不是一种新的表现手法。只是西方的许多作品写得比较悲观厌世，是反乌托邦的，不像《新宋》，是把世界往乌托邦的方面推。《新宋》的一个特点是省略了主人公回到过去的方式，也没有提及时间机器一类东西，但这并不会对它的架空性产生不良影响。总之，一个二十一世纪的大学历史系学生来到宋代，与王安石、苏轼等名人见面，并成为神宗皇帝的宠臣，改变了那时的中国，这也够刺激的了。另外，它是一部鸿篇巨制，仅其第一卷《十字》，就有五十多万字。这种规模，应该说不多的。它首发在网络上，形成了很大的反响，预期出版之后，也会引发良好的市场效应。

而对于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来说，尤其在中国，这类小说是有其独特价值的。我在对《天意》的评点中，说到了一个历史被“覆盖”了的问题。由于大量的架空历史小说的出现（而且它们对历史细节常常处理得很真实，使读者真的沉湎于其中了），我们不再去看真正的历史教科书了。我们产生了一

种幻觉，或者也可以说是并非幻觉一般的实感：真正的“中国史”其实是我們不知道的。这时会使人想起商周断代。那么，这断出来的，本身也是修饰过的历史吧？这就是幻想类或者架空类小说（也许这会迟早替代“古老”的科幻概念）使许多人感到不舒服的一种原因。这类小说给人的感觉与传统的神话不同，它很假，但又使人觉得惟有它才是真的。

所以，历史走到了现在，也是没有统一答案的，比如，《新宋》中的主人公石越其实也看不清历史的前进方向。但这正好给现实留下了思考的空间，也留下了疑问：如果历史真的是这样多元，并且可以任人来修改，那么，我们应该忠于哪一段历史？忠于本应发生，或者实际上已经发生，但是被覆盖了的那一段历史；还是现在进行着的、被修饰过的这一段历史？这是一个巨大的悖论，也是一种颠覆性的想法。但人们如今有权利提出怀疑。历史不可能只有一种解释，不可能只有一种可能。甚至对于改变历史的人，也不只有一种可能。归根到底，他无法决定自己在重构了的历史中的命运。

看过《新宋》，会得出两种结论：这是作者自信和自由的一种表现，也可能是他不自信和不自由的一种表现——所以才要通过回到过去，改变历史，来获得一种随心所欲，来恢复自信，或者，让自己的不确定感确定下来。这是心理上的一种安慰吗？是对现实的逃避吗？无论怎样，这种方式是吸引人的。这一类小说的创作者们，因此颇像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外来人，他们像石越一样，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不同的观念和技术。

那么，进一步看，这种架空历史的态度，与以前的人们为了某个目的，对历史进行重新的解释和评定，是一样的吗？比如，关于宋朝，人们曾经因为对《水浒》这部“架空历史”的小说进行了不同的解读，而促成了现实的许多变化。宋江是只反贪官、不反皇帝吗（石越好像也是这样的一个人）？而到了现在，人们对《水浒》又有了新的兴趣，借它来阐释现代人际关系和官场哲学，甚至阐释企业管理学。所以，历史一旦被架空起来，它既可以是非常政治化的，也可以是非常商业化的。

但从直观上来把握，《新宋》仍然有着不同。我的感觉，它应该是一种更



具个人化的对历史的解释。如作者所说，创作《新宋》纯粹是一个偶然的想法，因为在硕士生入学考试中，有一道宋代史的题目没有做出来，一直对专业课有相当自负的自己，心中对此耿耿于怀。于是，就打算全面了解宋代的历史；就想到自己是不是可以写一个架空的故事，一边写这个故事，一边让自己去翻翻书，这样就可以在一种轻松的状态下对宋代历史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。

这样的理由，“轻松的状态”，与《新宋》涉及的中国命运的沉重命题一对照起来，似乎是一个比较大的玩笑了。但正是这样的玩笑，让人觉得历史已经进入了后现代。好像是电子游戏里面，我们对待历史，必然要有这样的“轻松状态”吧，早先由宏大叙事系统统一设定的历史，现在很容易就被个人重新设定了，成为了一个精致的玩具。或者说，历史，不再是属于史官和历史本身，而是属于不同的玩家了。换在二十年前，我们不可能这样去做，《新宋》也不可能以这样的方式（比如通过互联网）出现在我们眼前。我想，这可能是《新宋》的特殊价值的一个方面吧。《新宋》的讨论区也印证了这样一个时代的到来。有许多质疑小说的帖子，给我的感觉是，它们并非是对错之争，而是，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历史，历史在每一个大脑中裂成了碎片，而这是合理的。总之，这样一种情形，在一定程度上，终于也是被默许的了。作者说：“所以在修改版中，仍然会有意淫的成分。”我想，这种意淫，才是价值所在，也是《新宋》这类小说让人觉得恐怖的地方。

细 节

《新宋》的作者说，通过这本书，要向读者展示一个更真实的幻想世界。作为架空历史小说来讲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，因为，它首先是历史小说。我想精确性也好，真实性也好，都是很关键的。作者必须做出的巨大努力，便是处处做小心的考证，尽量处理好每一个细节。比如，在这部作品中，石越来到古代，带去了制作座钟这样一种技术，那么，关于座钟的各个方面，包括它的价格，都要写得很清楚，是不能一笔带过的。作者还为此作了

一个注：

“关于座钟的价格，我考虑了一下，最后定为三百贯。北宋的三百贯，相当于王安石一个月的俸禄（不包括奖金、福利、津贴），相当于一个知县十个月的俸禄（不包括他七项以上职田的收入），这个时代，座钟主要是一种奢侈品，但是一个普通的座钟，对于俸禄收入丰厚的官员来说，并不算是奢侈。著名的沈括所买的梦溪园圃，花了三十万钱，也就是三百贯。苏轼和程颐都有以数百贯买田的记录，苏轼大约是十顷左右，若是良田，约四五顷；而程颐是买了二十余顷无主荒田。虽然数百贯具体是几百贯不详，但我们约略可以感觉到当时大宋的物价。另外，当时一匹马的价格是三十贯左右，一个座钟相当于十匹马。所以，三百贯虽然不算高，一般的士大夫都买得起，但是也绝对不算低，穷人一辈子也不会知道三百贯是个什么样的概念。另外，此处这个二千七百万贯的数据，则是大概的市场估计，当时全国一年岁入岁出，都是三千多万贯，若谓一年可以有二千多万贯的奢侈品收入，那在短时间内是绝不可能的。”

还有一个地方，提到了有关人物的处置问题。作者也十分负责地向读者作了交待：

“周郊：小说中人物，十分之七八，虽是小人物，往往也是史册实有其人的。周令之事，有苏轼《立秋日祷雨宿灵隐寺同周徐二令》诗为证。当时仁和令为徐畴，小说中以李敦敏为知县，仁和是否并有知县与县令，不暇细考。故不再写徐畴。同样，熙宁六年两浙路提点刑狱是何人，一时无法证实，但是熙宁七年是晁端彦无疑，此人与苏轼有诗词唱和。故仍假定此时晁某为提点刑狱。”

好一个“史册确有其人”！这样的考证，在《新宋》中，比比皆是，从官制到礼仪，从庙堂到勾栏，都努力进行着准确的描写。因此，若要架空起来，则必须落实下去。这是一个原则，应该为更多的学写这类幻想小说的作者认真学习。这就引出一个推论：《新宋》是很“硬”的。在本质上，它与刘慈欣的《球状闪电》《全频段阻塞干扰》是一类的。随便说一下，关于硬科幻与软



科幻之争的问题，可能是无意义的。以社会学为基础的科幻，到底算硬科幻还是软科幻？《新宋》可以从侧面提供一个答案。甚至，它为科幻与奇幻之争也提供了一个参考系。不管怎么说，在如今的幻想类作品中，技术细节的欠缺，的确已成为很大的制约问题。一些作者主观臆造出了很多奇怪的东西，但没有现实合理性的支撑，读起来就不那么爽了。真实性是阅读审美的需要。我想，《新宋》受到欢迎的原因之一，便是它的这种硬度吧。

但，这是否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呢？如果是，那么，我们进行简单的纯硬伤层面的讨论，便足够了。如此一来，又很无趣了。我个人认为，最可怕的一种情况，便是读者纠缠于硬伤，而作者也沉溺于此。《新宋》是否有过度技术化的趋向呢？有时候是有的。作者在还原事实方面的执拗，使我想到了那些一味求硬的硬科幻作家们。《新宋》的作者有时也会不自觉地犯错误，然后，又十分惭愧地警醒过来，惴惴不安地告诉读者：桑充国言“现在是六月”，兹改为“现在是夏季”，行文一时图快意，失于考虑，望谅。

因此，作者处处给人的感觉，仿佛他的最大担心，就是历史知识的缺陷，怕在这方面被人笑话。但是，这不仅仅是一个纯技术问题。无论怎样，《新宋》走出了硬伤困境，它是一部充斥着才情的小说。从它的主题和叙事上看，不管作者怎样关注技术，小说文本自身却会极其自然地偏离技术，朝着更微妙和更深刻的方向发展。作者说，他并不是想赋予架空历史小说一个伟大的使命或者是沉重的主题。然而，《新宋》一旦产生了出来，就由不得作者了。它本身仍然被赋予了许多东西，那都是超出技术的，而成了文化的一部分，这可能是具有不同社会背景的读者更感兴趣的，也是它震撼人心之所在。

当然，从我个人阅读的方面，我也更希望看到书中有更多的知识性介绍，使读者更多地与熙宁二年到七年的情景和生活交织在一起，让读者更加切身地感受宋代生活中鲜活的一切。但书中的一些细节，还稍显平面，而不能立体起来。还有一些细节，是为着某个情节而服务，而不是为着它们自身的存在逻辑。

小说

《科幻世界》的编辑在嘱我写这篇评论时，对我说，看《新宋》时，要看新版，而不要看旧版，旧版是不能看的。后来我看了后，感到的确是这样的。看了新版的第一感觉，就是小说味道浓了，从第一句话起就浓了。

如旧版开头第一段是这样写的：我完全不记得我是怎么样来到这个世界了。但是当我知道自己居然成为又一位回到古代的同乡，并且是回到了被陈寅恪称之为“华夏民族之文化，历数千年之演进，造极于赵宋之世”的北宋时，我又昏过去一次。

而新版是这样开头的：时间倒溯五个月。熙宁二年十月，如果用公元纪年的话，是一零六九年，距离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还有二十六年。这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，茫茫大雪给古老的开封城裹上了银装，来往于这大宋国都的人都无一例外地戴着斗笠，穿着蓑衣，在一尺多深的雪中艰难跋涉。号称“人口上百万，富丽甲天下”的汴京，那曾经人来人往的官道上，马车也已经无法通行。因为这严酷的天气，便是连那汴河之上，也缺少了以往的热闹与喧嚣。

后者无疑是更具有文学色彩的开头。这种东西，对于一部小说来说，是非常要紧的。它也即是语言的问题。正是这样的处理，使得读者有兴味读下去，因为，他们毕竟不是在读一位历史系研究生的论文（我相信，即便是宋史的专家，要读完五十万字的学术论文，也是需要很大的毅力的）。

语言的趣味，当然也表现在多个方面。比如作者对文言文的娴熟使用，对古典诗词的驾轻就熟。而如果都用现代语言呢？有的地方，这样用了，比如：“二人由散打变成摔跤，由摔跤变成柔道，两人最后竟然是扭作一团，全无体统，在地板上滚来滚去……”这种比方，穿插在古代的话语体系中，也不失新奇。但如果都是这样，恐怕感觉上也是不太好的了。总体来讲，在语言上，作者展示了自己的功力。我一直认为，写架空历史小说，古代汉语的底子要打得才行，作者一定要让人物说那个时代才能说的话。另外一



点，作者也确实研究了古代的社会和人生，使得小说的情节发展是从那个时代的生活中来的。这也正是任何一部小说的基础。

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，在新版中，主要人物也都开始有血有肉了起来。看得出来，作者花了很大的力气去刻画他们。有一种说法：长篇小说的目的是展示命运。那么由此可以看到，《新宋》的作者把很大的兴趣集中地放在了这个方面。

我读了作者笔下的主人公石越，感到了一种忧郁，感到了一个人独处陌生世界的恐惧。他是一个矛盾的人。他为自己来历不明的身世而哭泣，并为未来而担忧。不过，他又满怀新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，而又有一些聪明或者狡黠。他会利用各种人际关系，从中周旋。同时，他又很仗义和坚定。但他并不因为来自现代，就什么都高明，什么都超人一等，有一些东西，他要听潘照临这样的谋士的意见，甚至连蔡京出的主意，有的也不是石越能想到的。作者传递给了读者这样的感受，就是比较成功的。因此他写石越，是写得比较真实可信的，没有拔高他。总之，最关键的是，石越首先想的是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，而不是满脑子都想着“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”。

王安石，这个历史上的著名人物，作者写他的“拗”，也是很着力的，用了不少的具体细节，写出了一个人矛盾漩涡中的名臣。其实我很喜欢书中对人物的描写，每个人都不相同，比如，石越第一次见王安石，作者这样写道：“石越转头打量这个质问自己的人，见他五十多岁，头发微白，从帽子下看来略显凌乱，身着紫袍玉带，腰佩金鱼袋，目光炯炯，透着精明强干，而细看之下，那紫袍之上，竟有一块不太显眼的油渍。”连油渍都写到了，把王安石写得很活。

写宋神宗赵顼又是别样的感觉。“石越又谢了恩，这才起身，偷眼打量着年轻的皇帝：二十多岁的赵顼脸色略显苍白，双目深陷，整个人显得很清瘦，只是精神看起来还不错，英气勃勃。”

有一段写赵顼孩子性格。在这段文字中，他是宽容的，狐疑的一面少了些。

皇帝才二十多岁，因此，这方面，作者注意写出他的特点。石越在与神宗谈到王安石之子王雱时，提起了有关王雱的一段传闻。随后作者写到皇帝的反应：“噢，有什么传闻？”皇帝好奇地问道，这时候石越才可以看到皇帝始终也是个年轻人。石越就说：“听说王雱小的时候，有个客人把一只鹿和一只獐关在笼子里送给王丞相，恰好王雱也在旁边，客人因问道，哪一只鹿哪一只獐……”“那王雱如何回答？”皇帝对这些小故事显然很有兴趣。“王雱回答，鹿旁边的是獐，獐旁边的是鹿。”石越笑道。“哈哈……这个王雱，倒真有几分明才情。”皇帝见他回答得如此狡黠，不禁开怀大笑。因此，这样的描写，是作者很聪明的地方。

对吕惠卿则是另一种描写，写到了他的老奸巨滑。比如石越在去杭州之前，吕对石越的那种故作姿态的依依不舍，连石越自己也暗骂，却又不能不佩服吕惠卿这种拿得起放得下、装什么像什么的本事。“昨日白水潭三十余师生东行，吕惠卿亲自骑马在岸边送出十里，待这些师生船只走远后，又派人快马沿岸追上，赠上三十多把雨伞，道南方多雨，恐众人未备，特意送上。倒比石越更透着几分关心，惹得白水潭那些送行的学生回校后，纷纷都说吕惠卿爱惜人才，不愧为‘贤人’之称。”

还有对于蔡京，作者更不吝笔墨：身着宋朝低级官员服饰——绿色官袍的蔡京走进客厅，给石越见过礼后，又和司马梦求等人一一见礼完毕，这才侧着身坐在下首宾客之位。石越打量着蔡京的仪态，见他身躯修长，须发梳理得整整齐齐，一身绿袍并不太新，却是洗得极干净，往那里一坐，倒真是个美男子。虽然明明知道这是个著名的奸臣，心里却也不禁起了几分好感。因见他嘴唇微动，欲言又止，便笑道：“元长此来，必有教我之事。”蔡京连忙抱拳说道：“不敢。不过下官确有一点想法，想向大人讨教，不知道是否可行。大人名闻天下，必然能谋善断，下官也好从中有所长进。”石越明知道这等话不过是乖巧的谰词，却也颇觉顺耳。读者在《十字》中看到的，并不是一个奸相的蔡京。蔡后来成为了石党的一员。

尤其要说到《新宋》中几个女性，都写得个性分明，跃然纸上。桑梓儿、